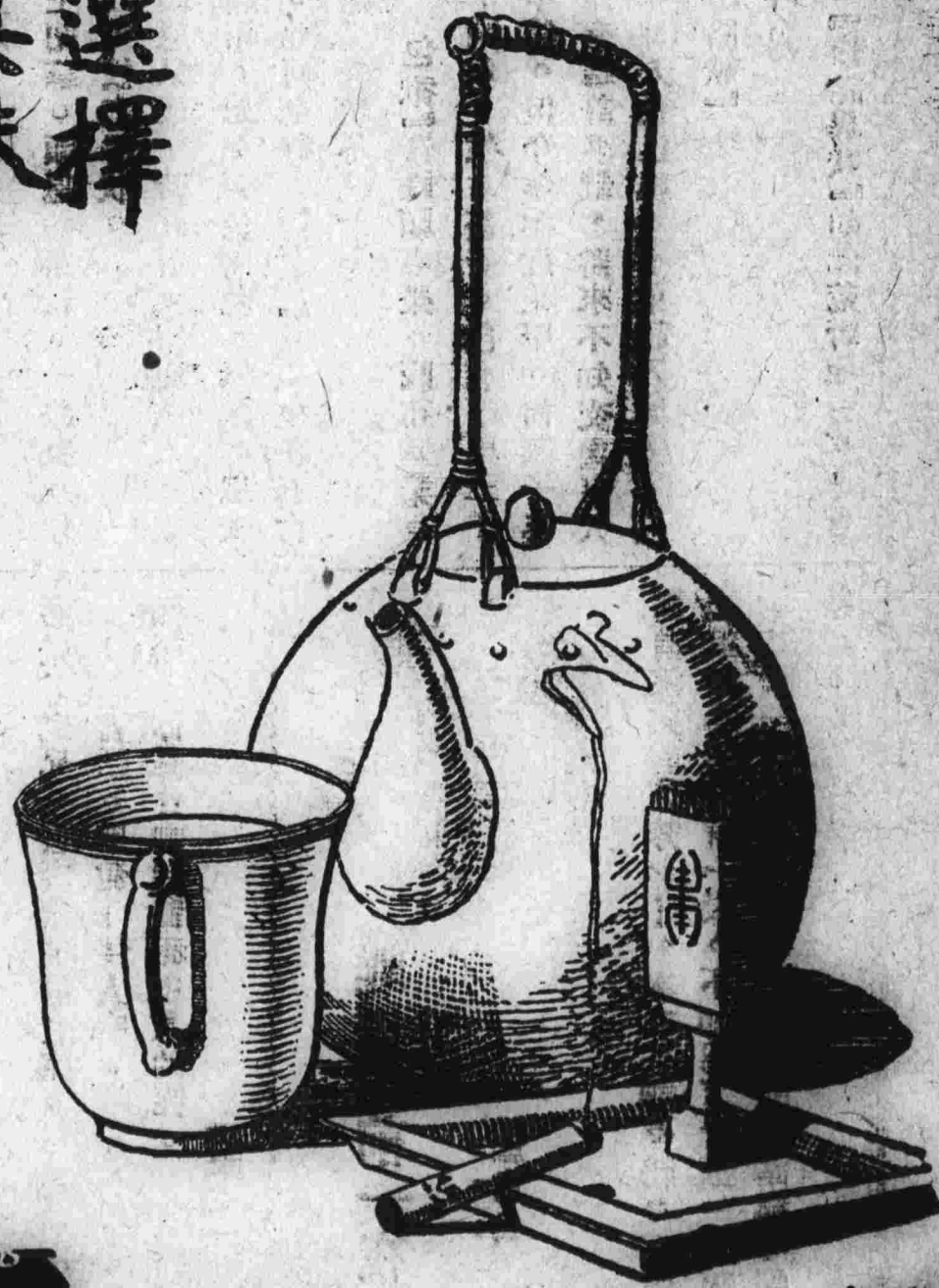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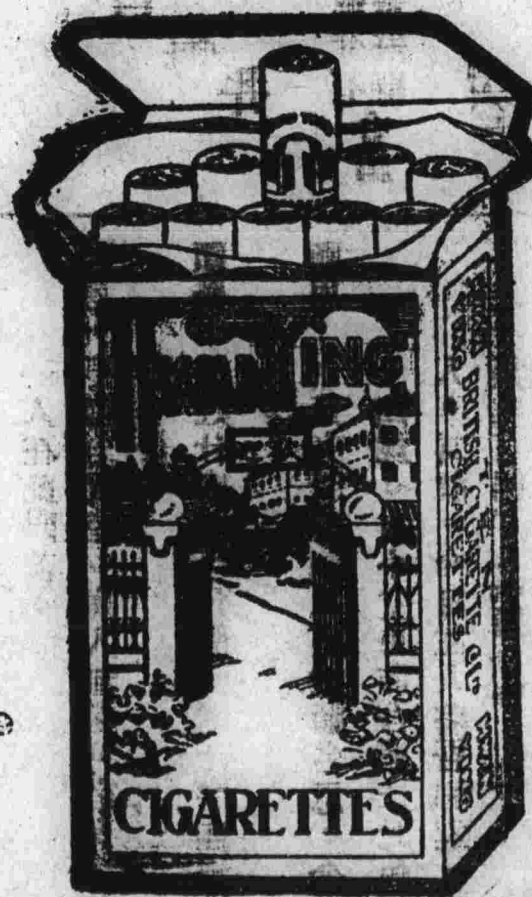


歡迎牌香烟

烟取其氣 茶取其味 烟味醇厚 茶味清香
因烟葉選擇 最優故其味 美如飲上等 龍井茶到 受人歡迎矣



浙江杭州西湖

A850

小說日報

發行主任黃冠卿

編輯主任徐枕亞

廣告主任孫緯才

大來汽車公司

天七廬主人書例

四尺聯三元加一尺加二元堂屏等可以類推劣紙及扇面不書當代名人書畫大觀及神州吉光集均有售件可見
北京西直門站長張慶生君

許廬父招收遙從弟子

每十日為一期每期由廬父寄題作課一學期較前定五十名一學費第一年每人每月一元五角全年十八元專學小說者倍之如
小說範圍分言情偵探武俠社會滑稽等類凡中國新舊文學如論說尺牘公文小說傳記諸文及各種實用之文皆在教授之列其專
書報雜誌刊登如有願隨廬父習作者請將作品寄廬父處由廬父擇其優者錄入其作品錄入後即由廬父介紹各報雜誌刊登其
備資在各報刊登之酬勞概歸作者所有其作品錄入後即由廬父介紹各報雜誌刊登其酬勞概歸作者所有其作品錄入後即由廬父介紹各報
心在得便於自修之稿者請將作品寄廬父處由廬父擇其優者錄入其作品錄入後即由廬父介紹各報雜誌刊登其酬勞概歸作者所有其
（大多數書局所收稿均可照行批發價格惟郵費須各人自理）由廬父按各人程度代為擇定如蒙寄稿不便可由廬父代辦大來汽車公司
（如至遠處者可先寄四個月學費通六元專學小說者十二元由廬父寄上收據連同課題卷紙一併郵奉）一本簡章有未盡處得隨時通函
正之通訊處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德德里一號（中法學堂隔壁）清風明月廬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The Novel Daily

號六十五百二第

分三洋大售張三日今

口路馬三街平望海上立設館本

例刊告廣
期四行後行長同角大日
面風每幅四行書中洋每
長字短角每通錢六行每
九八路派上刷明者印
號十中克海所印光刷

本報特別啓事

▲大刷新

▲大贈品

本報日出三張已出二百數十號特約撰述者胥爲海上名人兼收並蓄無美不臻在各小報中可稱獨步茲當刷新伊始特備極大贈品以酬定戶雅愛

定價及贈品表

報定	全	年	半	年	三	月	一	月
報費	拾	圓	五元二角	二元七角	九	角		
贈品	金手 表一 枚	十四開 金約指 一枚	情雜誌	情雜誌	兩期			

介紹代銷另有章程期限以兩月爲限過期無效
郵費在內

●欲收古董者鑒

敝處藏有古董十餘件計開玉石觀音一件犀角
觥杯一件宋汝磁香爐一件宋磁盆一件西藏金
佛三尊宋鈞瓶一件周鼎一件粉彩磁一件貓兒
眼四粒趙子昂插頁八張以上諸品均爲希世之
珍現願廉價出讓合意者請來接洽 上海法界
八仙橋中法學堂北一號孫樹塵啓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轉載翻印

幻社設立分社通告

本社總社設上海貴州路一百三十三號現因蘇州入社者甚衆故特於即日起在蘇州城內紫蘭巷東口廿九號內設立分社凡蘇州社員可就近接洽爲荷本社之好青年自治法規已出版每冊售洋三角社員對折爲優待外界起見來函附郵票二角即行寄奉一冊 上海總社啟

投稿諸君注意

自即日起凡關於本報發行部事務投函者請逕寄望平街本社凡關於稿件之函請逕寄交通路清華書局交枕亞收庶免遺失務請注意

爲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

凡與先生交者。莫不知先生爲多情。而其夫人蔡懿珠女士。則爲紅顏薄命之尤。與先生伉儷十三年。其生平歷史。實一部絕妙哀情小說資料。盛年夭折。先生傷之。製聯輓之曰。「總算好夫妻。幸其死不樂其生。先我逍遙脫塵網。」可憐小兒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對人嬉笑着麻衣。」觀此聯可以知其梗概矣。同人等與先生善。敬爲代徵悼詞。冀以稍殺其悲痛。先生尙有自撰亡妻傳略。及雜憶詩四十首。哀感頑艷。字字血淚。合印一冊。欲閱者請函開姓名住址。附郵三分向清華書局索取。即當寄奉。先生自言。將有「燕碎珠沈記」說部之著。倘蒙海內人文。錫以珠玉。不論何種文字。均所歡迎。擬覺刊卷首。出版後各贈一冊。藉留紀念。尙祈不吝賜教爲幸。

上海北京路石路西大純公司發行國貨素精及素精長壽麵質味鮮潔洵爲衛生家必須之品

小言

天公的罪

現在的人情。實在是卑鄙極了。兩只眼睛。都對臭銅錢和衣飾上看。他如果家裏有了三個賣笑錢。自己隔夜還做提壺倒水的龜奴。今天只要穿得幾件時式衣裳。袋子裏裝客客客。大搖大擺的走出門來。路人聽得了袋裏的聲音。瞧着了身上的衣服。其實于他娘的臭事。他却也得嬉皮涎臉。對他獻一點笑容也好過。如果找到了拍馬機會。那更鞠躬盡瘁。恨不得死而後已。其實你從前光顧他們時。他還得替你倒描金夜盞。墊繡花枕頭。現在大少爺蹺腳了。龜奴發財了。這便怎講。

最可惜的。便是那班懷才不遇的人。實在他是滿腹經綸。可惜袋裏沒有洋鈔聲。身上穿得破舊了一點。那麼四海之內。六合之下。簡直個個有訕罵他的權力。沒有疼惜他的心腸。所以有幾個落魄青年。半世找不到一個

第一幕

小事。真是可惜。和龜奴反照起來。怎不氣死。不過這不能怪龜奴。却要罪天公不仁。造成這許許多多的卑鄙賊子咧。



自悔井

塲上閉幕。顧恩一路行。一路哭。作無門可投之怨狀。

顧恩 吾顧恩只因一時直言。冒犯主人。就被逐出。如今天色將晚。無處可以安身。如何是好。『哭介』。『坐在石台角路旁大哭不已』。

顧榮『背一包袱』吾姓顧名榮。販布爲業。三十餘年。生意甚好。已有了兩三千金本錢。但今年年近花甲。尙無子息。雖有這許多錢。將來不知交與何人。今日天色已晚。不免趕入城去。』

顧恩 苦吓。
作跑路狀」
顧榮 嘆。「作詫異狀」如此荒野地方。那有

周渭濱與許芝芳女コト本來是鴛鴦。愛情很濃厚的。有一天。不知爲了什麼一件事。二人一言不合。就毅然訣志的去請律師離婚了。



顧●肅●良●

顧榮 人在此叫苦。我且去問他看。『走至顧恩身畔』小官人。天色晚了。如何一人在此叫苦。

顧恩 不瞞老兄說。窮人無處可宿。故在這裏叫苦。

顧榮 你姓什麼。叫什麼。爲什麼無家可歸呢。

顧恩 老兄有所不知。吾姓顧名恩。今年二十四歲。自小父母將吾賣在元復初大人家爲奴。今日主人將吾驅逐。所以無處可歸了。『哭介』

顧榮 你總有不好之處。主人才將你驅逐的。

顧榮 老兄。吾實無不好之處。只爲了兩句言語。冒犯了主人咧。

顧榮 你是什麼話冒犯主人的呢。

顧恩不瞞老兄說。窮人無處可宿。故在這裏叫苦。

顧榮 你姓什麼。叫什麼。爲什麼無家可歸呢。

顧恩 老兄有所不知。吾姓顧名恩。今年二十四歲。自小父母將吾賣在元復初大

人家爲奴。今日主人將吾驅逐。所以無處可歸了。『哭介』

顧恩 你總有不好之處。主人才將你驅逐的。

顧榮 老兄。吾實無不好之處。只爲了兩句言語。冒犯了主人咧。

「未完」

煙珠聯吸 法戲新看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花柳神藥

每瓶一元 清血解毒內服神藥

每瓶一元 麥底哥注射藥水

每瓶一元 注射尿道百毒消除

每支五角 止濁定痛化毒滋陰

每支五角 風流防毒油膏

上海民生女學校招收新生廣告

奉即索函單仿細詳有印 啓房藥發科海上

徵求郵票各件

- 一 中國郵票公司章程
 - 二 各國舊郵票(百種起碼)
 - 三 歐美郵票交換處地名
 - 四 中國舊郵票(百枚起碼)
 - 五 中西郵票價目等書
 - 六 各國郵票價目等書
- 凡關於中西郵票郵票新聞(雖自報章雜誌亦可)又中西各項貨品樣本營業提要目錄規則章程等類如蒙 割愛見賜當以惠寄之多寡奉酬書籍文具或現金藉答盛意
- 收件處(一)湖南辰州古濟沖五六號全球郵票蒐集社熊宴秋
- (二)沅州北街內閣閣鳳凰鹿齡(三)辰縣裕德煤礦公司熊六公(四)上海東有恒路蘇華藥房黃冠卿

鑽石白金首飾

常刻銀製屏軸

仿古一四五號

仿古一四五號

破除迷信

吳寶賢

原諒我的了。不過我個人抱獨身主義。害得他已抱獨身主義。況且他是個心性男子。決不會食言的。倘使天下姊妹姊妹哥哥弟弟。都是同我們一樣。這個成什麼世界呢。

嗚呼。我現愛沒有法子。只有聽天由命。或者可以得一個美滿的結果。但是我總決不負他。然而希望他負我。可以減輕我的罪孽呢。

世之論者曰。風俗澆漓。法律無效。神人不得。以神道設教。是宗教之有益於社會。非一日矣。余獨以爲不能。夫宗教之目的。大抵主於迷信。其言曰。人氏之吉凶禍福。家固之種孫盛衰。皆由其冥冥者轉於之。而人來每退處於無據。其能轉禍爲福。化惡爲善。或謂神明降鑒。而後能成。愚民聞之。遂崇拜偶像。妄求福。今科學昌明。世界進化。這種謬說。將歸天然之汰。吾思宗教家言。苟以仁義道德。訓人。則日月經天。口河行地。雖方大常明可也。不聽以人鬼惑人。必破除之而大道始彰。公理始明。有致然者。

一日余至舅家。舅曰。吾人之樂。

兒女金鑑錄

(二百念五) 海虞徐枕亞 合著

而史公子之往來亦較往日爲親密。綠雲固以慧眼識人者。嘗謂夫人曰。於古有之。同子瞻乘。袁絲變色。彼輩之足跡。日夕於此。非好事也。惜無計以牽制。宗彪至在夫人之意。亦祇以爲官聲有關。萬不料及龍宗二人之陰謀。乃要福於其家室。惟時以飲述而戒之。至於聽不聽。固不強迫也。一日。宗彪自酒樓歸。笑謂余夫人曰。真好笑。潘臺公子。乃欲娶我兒。債龍於人。宗仕槐二人爲媒。今日與吾面言之。余夫人曰。若兒有家矣。胡不拒之。宗彪曰。然他乃戲言耳。吾何必嚴詞拒絕。待其再提。當絕覆之。夫人急曰。此何等事。亦可戲言耶。爾亦誠太糊塗矣。宗彪則言三語。支離益甚。夫人以其被酒。亦置之不與理論。既力促其寢。乃與綠雲商。綠雲曰。吾早知有今日禍作矣。總而言之。患難不能預防。節又惟當死守。無論老爺慌於上峯之威力。不得不從。小則則自道其道可也。妄見如是。夫人以爲何如。夫人曰。吾亦之然。夜已深。且待明日議。若兒何在。連呼乃大應。綠雲入房視之。則已如淚人兒一般。橫倒於床上。夫人見之。亦泣曰。吾悔不聽兒言。及早歸鄉。今禍作累兒矣。綠雲曰。若小姐速止哭。自戰無益也。我有一言。乞垂納之。事已如此。無論何等解脫。全在汝父。汝父能不攝于校勢。不淫於利祿。或貪高門之攀附。而悔前次之婚書。小姐出此洞胸以自明。死亦未晚。大義所在。有應盡之。徒哭何爲。且此事之罪。魁乃在于。

母親死後

顧肅良

福與否。曾在風水關係。故造屋營葬。必從形家言。擇地下日而後可以收手。余嘆曰。此亦迷信。如正切降降降降。由此微之。則人可安。生而獲福。有是理哉。然則迷信之害社會。非細故也。

錢家標。本是個活潑肥嫩的童子。齒牙伶俐。面目清秀。無論什麼人見了。總要俯下頭去。奏到他那裏似的粉臉上。親親的接一吻。那些婦女們。更愛他同掌球一般。他真是個天真爛漫。可喜可愛的好童子呀。那料他比親去世後。他就一天瘦似一天。和從前竟若二人。他日間到學校裏去讀書。每每倒頭就睡。教師見了。動不動就舉起教鞭示威。鐵青着臉兒。整家呵斥。弄得他睡又不好。不睡又不能。這種若况。委實可憐極了。學校裏放學後。他挾了書包回家。他的夜又般的生活。他偶然一打瞌睡。他後母就要夏楚交加大聲指罵。總要他到更樓上。敲了三鼓。才許他上牀去睡。東方微發白。他正在睡夢未濃的時候。一道聖旨。又急急的來催他起身了。他起身後。拭几掃地。淘米擔水。忙個不了。吃過飯後。他頑固的父親。又催他上學去了。唉！他本是個好端端的童子。爲甚麼他的環境。比牛馬都不如呢。唉！

